



我怎樣掌握技術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金 著

蘇



我怎樣
掌握技術

著金
譯寧

蘇
娜

原 書 名： Путь к мастерству
著 者： А. Судьин
出版者及日期： Профиздат—1949

我怎樣掌握技術

蘇 金著
鄒 寧譯

定價：人民幣三千七百元

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印刷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[5114] 1—10000

我怎樣掌握技術

蘇金著 寧宇譯

目次

作者序.....	一
一 學校生活.....	二
二 工廠.....	四
三 斯達哈諾夫式的初步成就.....	六
四 我們在成長和進步中.....	四〇
五 掌握技術.....	四九
六 不滿足於既得的成就.....	七二
七 跟科學家保持聯繫.....	八四

作者序

我們的滾珠軸承工廠，對於我是可愛的。我喜歡我的自動機調整手的職業。我希望着我們所有的工具機都能工作得更快和更好；我幻想着我能够作到同時加工兩個具有完整外型的環圈。這可以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。

我已經做到了能使我們開始出產較多的環圈。但是我還沒有得到完全的成就，所以我很堅強地繼續工作着，我相信我會達成自己的願望。我求過學的普通學校和工藝學校，以及那些老工人——工長們——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都曾教育了我。在他們的幫助之下我成長起來，我更加果敢，也益發相信了自己的力量。

在這本小冊子中，我要敘述我怎樣進的工廠，現在怎樣工作着和怎樣實現個人的宿願。

一 學校生活

八歲的時候，我進了莫斯科市第四五六號學校。我們的女教師瑪麗亞·芭芙羅芙娜·托密麗娜很親切地教導着我們這些孩子。她知道我從小就沒有父親，而我母親又一天到晚地忙着工作，放學之後，一切都是由着我自己；所以她非常關切地注意着我，竭力地使我不受壞的影響。

有一次在休息的當兒，我們級裏面的一個學生名叫瓦良的，走到我身邊來。

『走，捉鴿子去，』他說：『我就住在隔壁。我們來得及上課的。』

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上房頂，捉棍子，追趕那羣白色的鳥，這實在是很誘人的。猶豫了一下以後，我去了，過了一分鐘的工夫便忘記了上課。後來急着跑回學校的時候，休息的時間早已完了，學生們都在教室裏坐着。

『怎麼辦呢？』我發愁着想。

「你爲什麼沒上課？」

一轉臉，我瞧見了瑪麗亞·芭芙羅芙娜在我面前站着。她很嚴厲地在注視着我。罵她罷，我又不能夠。於是老實承認去捉鴿子去了。

「走，廖沙〔註〕，我們去談一談。」瑪麗亞·芭芙羅芙娜把我帶進教師辦公室，她在我一傍坐下來，接着很嚴厲地把我斥責了一頓；她說到應當怎樣地學習和怎樣地愛惜時間，以及應該怎樣地自己約束自己。

我一面聽着，一面感到自己的臉在發燒：真是很難爲情。

女教師已經察覺到我的窘迫，於是她便轉了話題。

「現在你告訴我，」她溫和地說：「你怎樣地生活着呢？」

我慌慌張張地講出了所有那些在我覺得是重要的事情。當把一切的問題都談完了之後，瑪麗亞·芭芙羅芙娜帶我走進一個圖書館。她從書架子上選了一本封面很美麗

〔註〕 廖沙及阿廖沙均爲洗禮名阿列克賽的愛稱。

的書遞給我。這本書所敘述的是關於伊利股·慕羅木茲、多布雷納·尼基吉卡和阿廖沙·波波維赤的故事。

故事是描寫一些果敢的堅強的勇士，他們和敵人的角鬥把我給吸引住了。從這個時候起，書本子，特別是關於我們祖國的故事，就成了我的好朋友，而讀物也成爲我的必需品了。我學習並且讀了很多的書。

學校生活的歲月很快地逝去。現在已經是第七年級。很快就要畢業了。

學生們之間鬧着一些狂熱的爭論：到哪裏升學？什麼職業比較好？

我期望我能作一個高度熟練的工人——萬能的人。碰巧在這一年我曾去參觀工業博物館。現在我還記得，當時那些機器、器械和儀器怎樣地激動了我。我對它們發生了興趣，於是把我拖進了工廠。『那裏有天才的能手在工作着，』我這麼想：『那裏可以發明和創造了不起的東西。』恰好就在那時，一個軸承工廠所隸屬的剛剛開辦的第二工藝學校開始招生。我——知道這樁事之後，馬上就去報了名。

我被分配到一個自動機調整手學徒組裏。是的，這個並不是我所理想的。我希

製作一個鑄床工具工。但當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·科爾叔諾夫工長向我們講到滾珠軸承是機器中怎樣重要的部分，在它加工的時候須要怎樣的技術的時候，我鎮靜了一下並決定了：『好罷，能作一個自動鑄機的調整手也不壞。』

我還記得在學校開課以前我們第一次去工廠裏見習的情形。工長把這次見習好像領我們觀光頂稀奇的珍寶似的：他非常熱心地把那些工具機一一地指給我們看，並解釋它們的構造。

我們走近自動鑄機。

『喏，孩子們，在一個普通的六角車床上有多少把車刀呢？』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問。

有一個人回答道：

『一個。』

『對！可是現在讓我們數一數這裏有多少把車刀？』

大家開始數。結果這裏有九把各式各樣的車刀，三個鑽頭和一把絞刀——一共十

三件工具。

「怎樣，請告訴我們，」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問一個調整手：「在一次值班中您要把每一件工具調換幾次呢？」

「平均兩次。」

「那麼您同時管理幾部自動機呢？」

「四部。」

我很快地就算出來了，在每一次值班中他必須安裝五十至六十把車刀、鑽頭和絞刀。這他怎樣能來得及做呢！

可是工長繼續說道：

「你們不要認爲一個調整手只管安裝切截的工具。他還應當調節金屬材料對工具的供應，整理走刀和挾具裝置、刀架子、自動機鼓輪上的傾度，以及要作其他許多的事情。假若一不小心，就要產生廢品！」

「嗯，這樣，等到學會的時候，就要成了一個老頭子了！」我的一個夥伴這樣喪

氣地說。

「你這個小伙子，別洩氣！我總要設法教你的。等不到你要老婆的時候，就成了一個很好的調整手了，」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開玩笑地說：「我担保你。」

我們非常喜歡工具機。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講述着製件在自動機上是怎樣準確地在加工，為什麼工作需要那樣的精確和整潔。

「這門專業是很困難的！」我這麼想。我們大家都惶惑於我們所見和所聞的印象裏。但工長却確信我們都將成爲這種複雜機器的調整手。他的信心鼓舞了我們，所以我們很熱心地學習着。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去上「專業」課，指導這門課程的是伊爾·蓋伊。他教我們掌握要領，自動地閱讀技術書籍，鑽研新的事物。

科爾叔諾夫工長指導着實驗課程。他是我們的一位熱心的教育者，也是我們的一個好朋友。每一個學生的進步都使他快活。他總是鼓勵着我們努力向前邁進，要我們不怕困難。工長教我們要爭取獨立工作，以便使每一個學生都能自己分析工作中的一切精細部分。

當我們學過了鉗工的課程以後，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派我銼一件金屬方鐘。我大胆地作了，但很快地又失望起來：弄不成功。於是，我喊叫工長來。

「一點名堂我也搞不成，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。」我懊喪地說。

「噢，搞不成嗎？」工長插嘴問道。

「怎麼樣我也銼不好！」

「你，看樣子是累了。坐下來，休息休息。搞得成，一定搞得成。」

工長很快地又走到我根前來。

「你把工具拿得不對頭，」他說：「瞧，看我怎樣作。」後來他作給我看：怎樣把鋼板上塗青，好更正確地決定銼得好壞，之後他便走開了。我的事情也行通了。

工長把我們掌握得很緊，在各方面他都要求我們遵守紀律，凡是違反規則和章程的人，都要受到他的斥責。他熱愛他的學生，他心疼着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。

有一次我不知怎地犯了錯，當時我就發現了科爾叔諾夫對這樁事很關心，很難

過。

『把你的住址告訴我罷。』他輕輕地說。

我們大家都知道，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不時地和他的學生們的父母談天。

『大概他要告訴我母親去啦，』我想：『可是我母親又要對他說些什麼呢？』

只得把住址說出來，可是我在心裏面却這樣打算：我要努力自己約束自己，改正錯誤，一切事情都可以過去。工長一寬恕就不會到我家裏去了。

我就這麼作了，同時早已忘記了這樁事情。可是忽然在一個禮拜天，當我和同學們商量好去看電影的時候，小門被推開了，進入院子直對我們走來的就是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。我的心僵起來了。

『哈，小鬼，你住在這裏？你好！』他伸給我一隻強壯而寬大的手：『怎麼樣，帶我去看看媽媽，介紹我和她認識一下。』

朋友們，電影，立刻就從腦袋裏飛走了。一片茫然，我慢吞吞地跟着他走進了屋子。

『您早呀，主人。請接待我這個陌生的客人，』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很客

氣地說：「哎，是呀！我似乎是準時光臨的呢：薄餅。這個我是喜歡的。我是工藝學校的工長。您的兒子就在我這一組，所以我會這樣想：讓我去到他家裏作客罷。您歡迎不歡迎？無論如何總得接待一下囉。」

母親一邊高興一邊忙着招呼客人。她不知道該怎樣招呼這位使她開心的上賓。桌子上鋪了一塊較好的桌布，母親開始饗客人以薄餅。在毫無拘束的談話中，時間很快地消失着。科爾叔諾夫用眼睛瞞着我，似乎想把我拉進話題。但是要說我些什麼呢？

時間消失着，可是他却毫不在乎。扯什麼呢？爲什麼這麼呆着？

這時，母親終於忍耐不住了，於是她問道：

「很想知道一下，烏拉第米爾·瓦西里也維赤，我的孩子學習得怎麼樣？您滿意不滿意？他有沒有一點出息呢？」

到現在我還記得我當時的狼狽情形。我真想鑽進地裏去，或者一下子跑掉，祇要聽不到工長的叱責。

「您有興趣嗎？請讓我來說一說。」飲了一口茶，科爾叔諾夫不慌不忙地接下去

說：

『壞的我不講。他學習得很勤勉，而主要的是他對於課程有很大的愛好，不怕困難的工作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很重視他。而假使有時候胡鬧一下，當然囉，不老是这样，也是應該原諒的。我們這一輩的人在他這個年齡上有哪一個不都是這樣呢？沒有關係，等一下，從他身上會造就出來一個很好的工長的……你這是怎麼啦，阿廖沙，你怎麼有點不自在？也許我到這裏來，你有些不開心吧？』他突然轉向我說。

我想擁抱他，而且緊緊地用力握他的手。我明白了：工長是來察驗我，糾正我和鼓勵我。他要對我施以管束，但爲的是要使我步入正途。

科爾叔諾夫來我們家裏的訪問，對於我是在個人生命中頂重要和頂值得紀念的事體之一，還需要再說嗎？他找到了掌握我的方法，打擊了我的自傲心，並引起了我認清他對我的期望和他對我的信心。

我熱愛我的教師和他所教給我的工作。而他更以那誘人的遠景來溫慰這個愛。

『未來的一切都將屬於自動機，』老工長不止一次地對我們這麼說：『自動機逐

漸地代替了普通的車床，而調整手的職業將很被重視。」

我們都相信他的話，並很熱心地學習着。而我個人真是盡全力而爲之。

當你覺得你在成長、壯大、並獲得新的知識時，還有什麼東西值得比這更高興的呢？臂膀上好似生出翅膀。希望能飛得更遠，更高，只要有力量。

可是這個美麗歡快的時光被破滅了。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了。大工廠都從莫斯科撤走。我們的工藝學校也跟着撤走。

我不願意離開這個親愛的城市。我留下來了，並和其他的人一道建築防禦工事。

當蘇軍把莫斯科城下的德國法西斯軍隊擊潰以後，我又去做首都木柴的儲備工作。我工作着，但腦子裏却不會忘掉學校和工廠。林子裏還是白雪皚皚。斧頭聲四處鳴響。疲勞了的時候，便在剛剛伐倒下來的樹木上坐一下，回想一下母校。希望能再去學習，畢了業就進工廠。